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文苑英華卷六百七十六　宋　李昉等　編

諫諍下

直諫書一首

上封事書

張九齡

五月二十日宣義郎左拾遺內供奉臣張九齡謹再拜昧死上書開元神武皇帝陛下臣所上事以臣愚見並當時尤切不敢飾詞伏願陛下親覽可否之宜幸甚幸甚臣伏以陛下自克清內難光宅天下常欲躋人於富壽致國於太平聖慮每勤徳音屢發然猶黎人未息水旱為憂臣竊伏思之有由然矣臣聞乖政之氣發為水

旱天道雖遠其應甚速新唐書作邇昔者東海枉殺孝婦旱者久之一吏不明匹婦非命則天為之旱以昭其寃況令六合之間元元之衆莫不懸命於縣令宅生於刺史陛下所與共理此尤親於人者也多非其任徒有其名致旱之由豈惟孝婦一事而已是以親人之任宜得其賢用才之道宜重其選而令刺史縣令除京輔近處雄望之州刺史猶擇其人縣令或備員而已其餘江淮隴蜀三河諸處除大府之外稍稍非才但於京官之中出

為州縣者或是緣身有累在職無聲用於牧宰之間以為斥逐之地或因勢附會遂忝高班比其勢衰且無他責又謂之不稱京職亦乃出為刺史至於武夫流外積資而得官成於經久不計於有才諸若此流盡為刺史其餘縣令以下固不可勝言蓋甿庶所繫國家之本務本務之職反為好進者所輕承弊之人每遭非才者所擾陛下聖化從此不宣皆由不重親人之選以成其弊而欲天下和洽固不可得也古者刺史入為三公郎官

出宰百里莫不迓有所重勸其所行臣竊恠近俗偏輕此任今朝廷卿士入而不出於其私情遂自得計何則京華之地衣冠所聚子弟之間身名所出從容附會不勞而成一出外藩有異於此人情進取豈忘於私但立法制之不敢違耳原其本意固私是欲令大利在於京職而不在於外郡如此則智能之士欲利之心日夜營營寧肯復出為刺史縣令而陛下國家之利方頼智能之士此輩既自固而不行在外者又技癢而求入如此

則智能之輩常無親人者陛下又未格之以法無乃甚不可乎故臣愚以為欲理之本莫若重刺史縣令此官誠重智能者可行正宜懸以科條定其資歷凡不歷都督刺史唐書有雖字有高第者不得入為侍郎列卿不歷縣令唐書有雖字有善政者亦不得入為臺郎給舍雖即遠處都督刺史至於縣令以次差降以為出入亦不得十年頻在集作任京職又不得十年盡任外官如此設科以救其失則內外通理萬姓獲安集作寧如積習為常遂其私

計陛下獨宵衣旰食天下亦未之理也又古之選用賢良取其稱職或遥聞而辟召或一見而任之是以士修素行不圖僥倖羣小不逮亦用息心以故奸慝自止流品不雜今天下未必理於上古而事務日倍於前誠爲不正其本而設巧於末所謂末者吏部條章動盈千百刀筆之吏辨析毫釐節制搶攘溺於文墨胥徒之猾又緣隙而起唐書作緣姦而奮臣以爲始造簿書以備用人之遺忘耳今反求精於案牘不急於人才亦何異遺劍中流

而刻舟以記去之彌遠可為傷心凡有稱吏部之能者則曰從縣尉與主簿從主簿與縣丞斯選曹執文而善知官次者也惟據其合與不合不論其賢與不肖大略如此豈不謬哉陛下若不以吏部尚書侍郎為賢必不授以職事尚書侍郎既以賢而受委豈復不能知人人之難知雖自古所慎而拔十得五其道可行今則執書唐作膠以格條貴於謹守幸其心能自覺者每選於所拔亦有三人五人若又專固者則亦一人不拔據資配職自

以為能為官擇人初無此意故使時人有平配之議唐書

作諂官曹無得賢之實朱紫同色清濁不分是於聖朝有何裨益故臣以為選部之法弊於不變變法之易在陛下渙然行之假且今之銓衡欲自為意亦限行之已久動必見疑遂用因循益為浮薄今若刺史縣令精覈其人即每年當管之內應有合選之色先委考其才行堪入品流然後送臺臺又推擇據所用之多少為州縣之殿最一則州縣慎於集作其所舉必取入官之才二則吏

部因其有成無多庸人之數縱有不在送者妄起怨端且猶分謗於外臺不至喧譁於南省今則每歳選者動以萬計京師米物為之空虛豈多士若斯蓋渝濫至此而欲仍舊致理難於改制袛益文法煩碎賢愚混雜就中以一詩一判定其是非適使賢人君子從此遺逸斯亦明代之闕政有識者之所歎息也又天下雖廣朝廷雖衆而士之名賢誠可知也若使毁譽相亂聽受不明事將已矣無復可説如知其賢能各有品第每一官缺

而不以次用之則是知而不為焉用彼相借如諸司清要之職當用第一之人及（集有其字）要官闕時或以下等叨進以故時議無高無下唯論得與不得自然清議不立名節不修上善則守志而俟（集本唐書並作後）時中人則躁求而易操其故何哉朝廷若以令名進人士子亦以修名獲利而利之所出衆則趨焉已而名利不出於清修所得（集作趨）多歸於人事其小者苟求輒（集作取）得一變而至阿私其大者許以分義再變而成朋黨斯並教化漸漬

使之必然故於用人之際不可不第其高下若高下有次不可妄干天下士流必刻意脩飾思齊日衆刑政自清此興衰之大端安集作焉可不察易曰履霜堅冰至言聖人之見終始之微矣今所言上刺史縣令等事一皆指實縱臣所欲變法不合時宜伏望更發睿圖及詢於執事作為長筭振此頽風使官脩其方人受其福天下幸甚伏惟陛下聰明神武動以聖斷正當可為之運未行反本之法微臣企竦竊有所望伏願少留宸瞻稍覽

愚誠必無可施行棄之非晩臣不勝塵露裨補之誠

論教本書憲宗元和四年　　元稹

某年某月日某官臣稹昧死再拜獻書皇帝陛下臣伏見陛下降明詔修廢學增胄子選司成大哉堯之為君伯夷典禮夔教胄子之深旨也然而事有萬萬急於此者臣敢昧死舊唐書作昌昧殊死而言之臣聞諸賈生曰三代之君仁且久者教之然也誠哉是言且夫周成王人之中材也近管蔡則讒入右文粹作親舊唐書作有新唐書作任周召則義聞

豈可謂天聰明哉然而克終於道者得不謂教之然耶始其為太子也未生胎教既生保教太公為之師周公為之傅召公為之保伯禽唐叔與之游禮樂詩書為之習文粹作翫目不得閲淫艶妖誘之色耳不得聞優笑陵亂之聲口不得習慘舊唐書文粹作操斷擊搏之書居不得近容順陰邪之黨游不得恣舊唐書作縱追禽戮舊唐書作逐獸之樂玩不得有遐異僻絶之珍凡此數者非謂備之於前而不為也亦將不得見而為之矣及其長而為君也血氣

既定游習既成雖有放心快已之事日陳於前固不能奪已成之習已定之心矣則彼忠直道德之言固吾之所習聞也陳之者有以諭焉回佞庸違舊唐書作庸佞違道之説固吾之所積懼也諂之者有以辨焉人之情莫不欲耀其所能而黨其所近苟將得志則必快其所蘊矣物之性亦然是以魚得水而游馬逸駕而走鳥得風集作乘風而翔火得薪而熾此皆物之快其所蘊也今夫成王所蘊道德也所近聖賢也是以舉其近則周公左而召公右

伯禽魯而太公齊快其藴則興禮樂而朝諸侯措刑罰而美教化教之至也可不為舊唐書文粹作謂信然哉及夫秦則不然滅先王之學曰將以愚天下黜師保之位曰將以明君臣胡亥之生也詩書不得聞聖賢不得近彼趙高者詐宦之戮人也而傅之以殘忍戕賊之術且曰恣睢天下以為貴莫見其面以為尊是以天下之人未盡愚而胡亥固已不能分獸畜新唐書作馬鹿矣趙高之威攝天下而胡亥固已自幽於深宫矣彼李斯者秦之寵丞相

也因集本文作因讒冤死無所自明而況於疏遠之臣庶乎若此文粹作然則秦之亡有以致之也漢高承之以兵革漢文守之以廉謹卒不能蘇復大訓是以景武昭宣天資集作質甚美纔可以免禍亂哀平之間則不能虞篡弑矣然而惠帝廢易之際猶賴羽翼以勝其邪心是後有國之君議教化者莫不以興廉舉教設學崇儒爲意曾不知教化之不行自貴者始畧其貴者教其賤者無乃鄰於倒置乎洎我太宗文皇帝之在藩邸以至于爲太子

也選知道德者十八人與之游習即位之後雖游宴飲食之間若十八人者實在其中上失無不言下情無不達不四三年而名高盛古豈一日二日而致是乎游習之之漸也貞觀以還師傅之官皆宰相兼領其餘官寮之集無字選亦甚重焉馬周以位集作官高恨不得爲司議郎此其驗也丈皇之後漸踈之賤之至於母后臨朝翦棄王族二唐書作室當中睿二聖厄難舊唐書作勞勤之際雖有骨鯁敢言之士既不得在調護保安之職終不能措唐書作吐

扶衛之一詞而今醫集本文粹無醫字匠胡安金藏剖腹以明之豈不大哀哉兵興已集作以來兹弊尤甚師資保傅之官非疾廢眊聵不任事者為之即休戎罷帥不知書者處之至於教諭贊議之徒疎冗散賤之士甚者縉紳恥師以教之直諒多聞之友以成之豈天下之元子二唐書作舊唐書集本有由字之夫以匹夫之愛其子者猶求明哲慈惠之良而可以疾廢眊聵不知書者為之師疎冗散賤不適用者為之友乎此何足反居上舊唐書作不及上古之甚也近制

宮寮之外往往以沉滯之老儒充侍書侍讀之選而又疎棄斥遠之越月踰時不得召見彼又安能傅成道德而保養其舊唐書有身字躬哉臣以為積此弊者豈不以皇天眷祐祚我唐德以舜繼文粹作以舜生舜舜以堯繼堯傳陛下十一聖矣莫不生而神明長而仁聖以是為屑屑習儀者故不之省耳臣獨以為於列聖之謀則可也計無窮之業以傳後嗣則不可脫或萬代之後有若周成王中才者而又生於深宮優笑之間無周召保助之教則將

不能知喜怒哀樂之所自矣況稼穡之艱難乎今陛下以上聖之資肇臨海內是天下人人（舊唐書作之人）傾耳注目（舊唐書集本作心）之日也特願陛下思成王訓導之功念文皇游習之漸選重師保慎擇（集作簡）宮寮皆用博厚弘深之儒而又練（舊唐書作明）達機務者為之更進迭見日就月將因令皇太子洎諸生（舊唐書作聚諸生）定齒胄講業之儀行嚴師問道之禮至德要道以成之撤膳記過以警之血氣未定則輟禽色之娛以就學聖質既備則資游習之善

以弘德此所謂一人有集作元良萬邦以貞之化也豈直修廢學選司成而足倫匹其盛哉而又俾則舊唐書作知百王莫不幼同師長同術識君道之素定知天倫之自然然後選用賢良樹為藩屏出則有晉鄭魯衛之盛入則有東牟朱虛之强蓋所謂宗子維城犬牙磐石之勢也又豈與夫魏晉以降囚賤其兄弟而自翦其本枝者可同年而語哉集作乎微臣竊不自揆思為陛下永建無窮之長筭輙敢冐眛殊死而言之

初授拾遺獻書憲宗元和二年

白居易

五月八日翰林學士將仕郎守左拾遺臣白居易頓首頓首謹眛死獻書于旒扆之下臣伏奉前月二十八日恩制除授臣左拾遺依前充翰林學士者臣已與崔羣同狀陳謝但言忝冒未吐衷誠今者再黷宸嚴伏惟重賜詳覽臣謹按六典左右拾遺掌供奉諷諫凡發令舉事有不便於時不合於道者小則上封大則廷諍其選甚重其秩甚卑所以然者抑有由也大凡人之情位高

則惜其位身貴則愛其身惜位則偷合而不言愛身則苟容而不諫此必然之理也故拾遺之置所以卑其秩者使位未足惜身未足愛也所以重其選者使上不忍負恩下不忍負心也夫位未足惜恩不忍負然後能有闕必規有違必諫朝廷得失無不察天下利病無不言此國朝置拾遺之本意也由是而言豈小臣愚劣昧懦所宜居之哉況臣本鄉里校一作豎儒府縣走吏委心泥滓絶望煙霄豈意聖慈擢居近職每宴飫集作飲無不先

及每慶賜無不先霑中廐之馬代其勞内厨之膳給其食朝㦖夕惕已逾半年慶曠漸深憂愧彌劇未申微效又擢清班臣所以授官以來僅經十日食不知味寢不遑安唯思粉身以荅殊寵但未獲粉身之所耳今陛下肇建皇極初受鴻名夙夜憂勤以求致理每施一政舉一事無不合於道便於時故天下之心顒顒然日有望於太平也然而今而後萬一事有不便於時者陛下豈不欲聞之乎萬一政有不合於道者陛下豈不欲革之

乎儻（集作倘）陛下言動之際詔令之間小有遺闕稍闕損益臣必密陳所見潛獻所聞但在聖心裁斷而已臣又職在中禁不同外司欲竭愚衷合先陳露伏希天鑒深察赤誠無任感恩欲報懇欵屏營之至謹言

論進奉書　憲宗　　皇甫湜

臣聞一人莫非王臣尺土莫非王有山川林澤（文粹作藪）之所產殖雨露春秋之所成就莫非王財誠宜推至公以示無外今國家既有公府又為私藏使州郡貢賦之外

進奉相及恐非以天下為家示天下無私之道也且任土作之集作貢生產有常履畝之稅集作收等籍既定人識所出吏難為奸既無度程莫知紀極恣横徵發因縁贓私驅陛下赤子措之不存之地侈君之嗜慾惑君之聰明實大奸之門大罪之竇也臣雖熟知陛下上聖之姿深仁之理凡内藏之實以充讌賜非務積藏如四逺未知何如百姓受弊何如後嗣平中之主由此傷儉德萌侈心何雖漢有少府水衡筦榷山澤之利終不若領之

於大農也且地之財無盡王之用不會何必固立集作之內府以開濫闕耶伏望陛下罷內藏歸之公府約進奉之禮集作約別進合古之制徵斂有常財用無虧絕奸之根源除政之秕蠹全大體興太和天下大幸伏見去集作正月十一日赦書陛下深念疲人懇責貪吏徃之隨使貢來一皆罷之此實白日之明層雲之澤也凡諸州府必有羨餘不歸之王庭必沒之集作于私室伏請每使當罷必上其數而謹其收水旱之不虞疾疫之不期以振疲集作罷

羸以代蠲免軍旅之事工役之用以給其費以供其須居常之歲閉以待時無敢散洩以干刑司如是則大賴於人大伸於用矣

與人論諫書　杜牧

某疎愚放文粹作怠惰不識機括獨好讀書讀之多矣每見君臣治亂之間興亡諫諍之道遐想其人舐筆和墨則冀人君一悟而至於治平不悟則烹身滅族惟此二者不思中道自秦漢以來凡千百輩不可悉數然怒諫而

激亂生禍者累累皆是納諫而悔過行道者不能百一何者皆以辭語迂險指射醜惡致使然也夫迂險之言近於誕妄指射醜惡足以激怒夫以誕妄之説激怒之辭以卑陵尊以下干上是以諫殺人者殺人愈多諫旼獵者旼獵愈甚諫治宮室者宮室愈崇諫任小人者小人愈寵觀其旨意且欲與諫者一鬭是非一決怒氣耳不論其他是以每於本事之上尤增飾之令有兩人道未相信甲謂乙曰汝好食某物慎勿食果便食之必死

乙必曰我食之久矣汝為我死必倍食之甲若謂乙曰汝好食某物第一少食苟食多集作多食必生疾集作病乙必因而謝之減食何則集作者迂險之言則欲反之循常之說則必信之此乃常人之情世多然也是以因諫而生亂者累累皆是也漢成帝欲御樓船過渭水御史大夫薛廣德諫曰宜從橋陛下不聽臣自刎以血污車輪陛下不得入廟矣集本文粹並作陛下不廟矣仍註云不得入廟祠也上不説張猛曰臣聞主聖臣直乘船危就橋安聖主不乘危御史大

夫言可聽上曰曉人不當如是耶謂諫諍之言當如猛之詳善乃從

橋近者寳歴中敬宗皇帝欲幸驪山時諫者至多上意

不決拾遺張權輿伏紫宸殿下叩頭諫曰昔周幽王幸

驪山為犬戎所殺秦始皇葬驪山國亡玄宗皇帝宫驪

山而禄山亂先皇帝幸驪山而享年不長帝曰驪山若

此之凶耶我宜一往以驗彼言後數日自驪山回語親

幸曰叩頭者之言安足信哉漢文帝亦謂張釋之曰卑

之無甚高論令一有今字可行也今人平居無事友朋骨肉

切磋規誨之間尚宜旁引曲釋亹亹繹繹使其樂去其不善而樂行其善况於君臣尊卑之間欲因激切之言而望道行事治者乎故禮稱五諫而直諫為下前數月見報上披閣下諫疏錫以幣帛僻左且遠莫知其故近於游客處一覩閣下諫草明白辨婉出入有據吾君聖明宜為動心數日在手味之不足且忭且喜且慰三者交并不能自止吾君聞諫既且行之仍復寵錫誘能諫者斯乃堯舜禹湯文武之心也聞於遠地宜為吾君忭

也閣下以忠孝文章立於朝廷勇於諫而且深於其道果能動吾君而光世德牧承集作蒙閣下之厚愛冀於異時資閣下之知以進尺寸能不為閣下之喜復自喜也吾君今日披一疏而行之明日聞一言而用之賢才忠良之士森列朝廷是必集作以奮起志慮各盡所懷則文祖武宗之業窮天盡地日出月入皆可洒掃以復厥初牧縱不得効用但於一官一局筐篋簿書之間活妻子而老身命文粹有焉字作為歌詩稱道仁聖天子之所為治

則為有餘能不自慰故獲閣下之一疏忭喜慰三者交并真不虛也宜如此也無因面讚其事書紙言誠不覺繁多某再拜

直諫書　　劉允章

救國賊臣前翰林院學士劉允章謹冒死上諫皇帝陛下臣聞太直者必孤太清者必死昔晁錯勸削諸侯之地以蒙不幸之誅商鞅除不軌之臣而受無辜之戮今并臣三人矣伏（一無伏字）守忠懷信口不宣心則刎頸刳腸

向闕廷而死者并臣是也救國策從千里而來欲以肝腦上汙天廷欲以死屍下救黎庶臣死之後不見聖代清平故留賤臣以諫明主今短書一封不入長策伏蒙不收所以仰天搥胷放聲大哭殺身則易諫主則難以易死之臣勸難諫之主伏見陛下初登九五頒下諸州開直諫門言者無罪四方雷震百里奔馳至闕廷者願陛下致昇平之業矣陛下既不用其策不捨其過或鞭撻市朝囚禁園苑深沉一作埋溝壑者不知其數乞食道

路者不記其名夫輸忠獻策之臣匍匐闕廷者豈敢欺陛下乎大臣愛位而不敢言小臣畏死而不敢諫忘生請死之罪往往冒死天庭者知陛下覺悟也伏聞樞密之事要在殲（疑作纖）人以宰臣為度外之官以御史為不逮之任冤者不得伸君子所以深藏小人所以深亂自古帝王以御史為耳目以宰相為股肱股肱廢則不能用耳目蔽則不能視今陛下廢股肱蔽耳目塞諫諍罪忠良欲令四海不言萬方鉗口可不畏也臣恐千秋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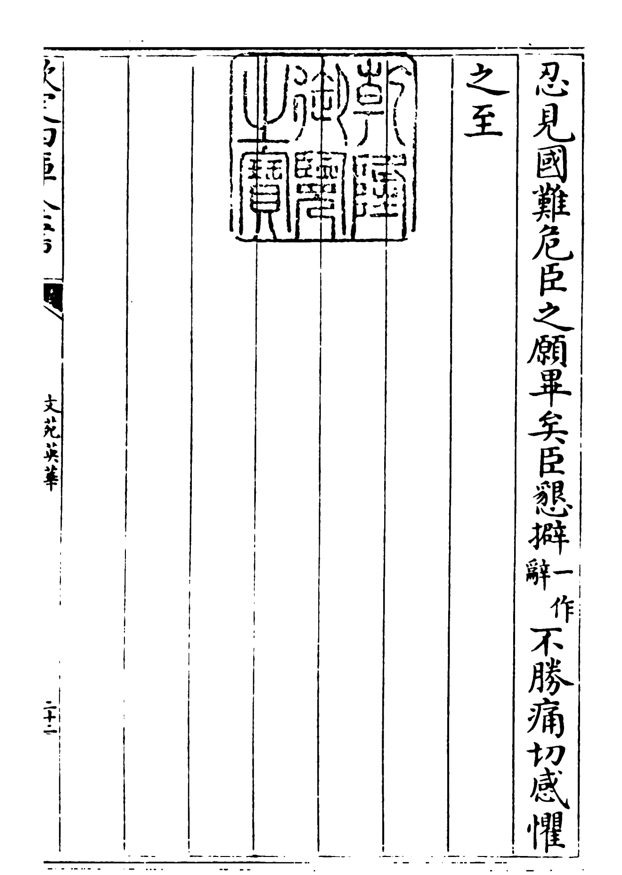
歲謡陛下不聖笑陛下不明臣所以急也當今天下求進之臣智者不肯自言不肖愚者不肯自言不賢故使賢愚混雜善惡同羣真智真愚何所分别取之則善惡進捨之則賢愚退何不使至愚在野至賢入仕使疑作令天下食禄之家凡有八入臣請為陛下數之節度使奏改一入也用錢買官二入也諸色功優三入也從武入文四入也虛銜入仕五入也改偽為真六入也媚道求進七入也無功受賞八入也國有九破陛下知之乎終

年聚兵一破也蠻夷熾興二破也權豪奢僭三破也大將不朝四破也廣造佛寺五破也賂賄公行六破也長吏殘暴七破也賦役不等八破也食禄人多輸税人少九破也臣聞自古帝王終日勸農猶恐其飢終日勸桑猶恐其寒此輩不農不桑坐食天下欲使天下之人盡為將士矣舉國之人盡為僧尼矣舉國之人盡為刼賊矣欲使誰人蠶桑乎今天下蒼生凡有八苦陛下知之乎官吏苛刻一苦也私債徵奪二苦也賦税繁多三苦

也所由乞歛四苦也替逃人差科五苦也寃不得理屈不得伸六苦也凍無衣飢無食七苦也病不得醫死不得葬八苦也仍有五去勢力侵奪一去也奸吏隱欺二去也破丁作兵三去也降之疑為客四去也避役出家五去也人有五去而無一歸人有八苦而無一樂國有九破而無一成官有八入而無一出凡有三十餘條上古已來未之有也天下百姓哀號於道路逃竄於山澤夫妻不相活父子不相救百姓有寃訴於州縣州縣不

理訴於宰相宰相不理訴於陛下陛下不理何以歸哉伏見蠻寇欺侵神道誑惑我國家作亡命之渠魁為逋逃之窟穴徵兵五年今日誅之何見之晚也臣聞郤以疑未終銷兵於當時本無養兵日為一作與亂臣張本也今不除其亂本而除其亂苗士卒蕩盡於中原玉帛多亡於道路嶺外仍令節度四面討除蒼生嗷嗷何負陛下令行此討罰以為上策臣恐今年除一承嗣明年又生一承嗣天下征戰未有了期則禍難起於腹心蜂蠆

生於手足陛下左右無人敢言但知潤色美詞悅情暢志而已豈知千里零落萬里凋残者哉今國家狼戾作一狽如此天下知之陛下獨不知之天下不敢言臣獨言之萬死一生臣死一介之命救萬人之命臣今雖死猶勝於生臣獻策千條未嘗一問覊孤貧病流落風塵眷戀朝廷而不能去儻陛下覽臣愚見知臣愚忠則理亂斯須存亡瞬息太平之日昭然目前必也陛下不以萬國為心不以百姓為本臣當幸歸滄海葬江魚之腹不



忍見國難危臣之願畢矣臣懇擗一作辭不勝痛切感懼之至

文苑英華卷六百七十六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文苑英華卷六百七十七至九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范　衷

助教臣常循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朱　鈐

校對官中書臣王　瓚

謄錄監生臣藍嘉璐

文苑英華卷六百七十七　　宋　李昉等　編

贈答上

梁貞陽侯與王太尉僧辨書一首

為王僧辨答貞陽侯書一首

梁貞陽侯答王太尉書一首

與王僧辨書一首

梁貞陽侯重與王太尉書一首

王僧辯答貞陽侯書一首
梁貞陽侯與陳司空書一首
代陳司空答書一首
梁貞陽侯重與裴之横書一首
裴之横答書一首
與徐陵薦方圓書一首
答周處士書一首
答諸求官人書一首

梁貞陽侯與王太尉僧辨書　徐　陵

淵明頓首頓首昔自天狼炳曜非無戰陣之風參虎揚芒便有干戈之務至於夏鍾夷羿周厄犬戎漢委珠囊秦亡寶篋彰於史籍可得而聞未有國家殲危遂若當今者也我大梁膺龍圖而受命御鳳邸以承天軒項比於諸王湯武方於兒戲三光有乂四海無波靈貺咸臻表裏禔福非日非月蒼生仰其照臨如雲如雨天下蒙其恩廕而屯亨有數剝極為災梟獍豺狼肆逞兇逆後

主誕資上聖光啓中興大翦仇雠方平宗社雖復瀟湘
舉斧庸蜀彎弓凡厥兇徒誰不殲撲豈圖天未悔禍喪
亂荐臻羌虜無厭乘此多難虔劉我南國蕩覆我西京
奉問驚號肝膽崩潰雖復金行板蕩火政淪亡綠林青
犢之羣黑山白馬之卒八王故事曾未混淆九州春秋
誰云禍亂昔隆周從播皆憑晉鄭之功强漢阽危終假
虛牟之力今者武皇之子無復一人藐是孤孫還同三
叛等子頹而為暴同劉芳而入關乞命諸戎勢何支久

孤宗室之長爰自布衣皇運之初彌承天德何則據鞍輟哭雖紹霸圖獨居掩涕終討家怨孤二三昆季方可一作酉戴天被此恩慈如何酬答所以徐彭之役不希輕軀哀荷之誠久聞朝聽況復邦家不造至此橫流宗社無依何所逃責因以提戈負劒卧泣行號言念荆巫志雪雠恥大齊觀書有洛輯瑞滎河功格蒼旻德漸天地慈孝之道通於百靈仁信之風覃於萬國是以日月所照舟車所通候海水以來賓瞻蒼雲以奉貢昔自軒農

炎昊曾無宣國之規虞夏商周非有伐戎之畧豈知華夷仰德遠近同心穀價無堯湯之憂糧儲同水火之賤精兵利器勢勇雷霆天馬龍媒量比山谷斯固開闢已來未之有也至於親鄰之道夙契逾深無改曩懷尊感彌篤以為興亡繼絶事眪前經推擇庸虛命守宗祺疑方欲仰憑神武清我寇讎旨喻難違諸懷更悉明公誕膺時運光贊本朝勒瑞姜璜書名何鼎故以通期管樂宜契風雲戮不世之渠兇殲滔天之巨寇重以三湘放

命七國連從征旅東西必翦妖逆雖復棧道木閣田單之奉舊齊綰璽將兵周勃之扶隆漢中宗佐命俱畫丹青光武功臣皆懸星象非貔非虎之封同心同德之勞校彼功庸曾何髣髴但與在與亡期於體國喪君有君寧容無主夙承所立猶則孱蒙天步方難寧可弘濟自淹留大國志荷恩私朝夕宮闈預奉顏色黃河白日亟亶誠言分災卹患事非虛旨但善相小國終資大賢定我邦家緊公是賴淮流不竭豈獨琅琊望能喻此衷懷

思之無忽近陸君士有啓陳其禍亂朝旨即命河東王岳等勒率熊羆便相抵赴道阻且長雖無之及所聞西浮夏首便當險隘之衝南捍巴陵方拒窺窬之冦上黨王皇齊寵弟是號宗英親御戎軒遠于將送裴侍中英起淮南貴族兼事戎行躍冀馬者千羣披燕犀者萬隊來自河陽曾不旬日持節徐武潼三州諸軍事散騎常侍明遠將軍東徐州刺史始興縣開國侯湛海珍等並前朝舊將夙著勲庸推轂海邉屬是喪亂雖復拔身有

道志雪朝怨咸預戎行共指鄉國江淮舊隷悉已招携方稟英謨共翦𤢂難去月將晦便届壽春已具舟師將臨江浦使人入境行陳所懷揆日覘光遲枉還櫝當使宗祊有主余同小白之勲家國無虞公保阿衡之貴何其美也豈不休哉言念此私但以號咽蕭淵明頓首

此篇英華元編在六百八十二卷邉防門今移于此庶幾贈答相應

為王太尉僧辨答貞陽侯書

孤子僧辨頓首頓首席威卿反命具有奉答馬嵩仁至

又奉去月二十八日誨增用傾悚秦為不道西都失守率土臣妾莫不驚惶喪君有君實惟典禮繼世嗣歷明於通誥所以百辟羣司四方岳牧共立大計僉議所歸故紹晉安殿下用傳寶祚樹立之宜無由遠謀鄰國足下宗枝蕃戚德譽早隆既身限北庭事隔匡贊今者借助齊主揚旆南轅但嗣守洪基即既其主若阿衡帝載誠所推揖弘佐中興誰曰不可所望齊朝永存信誓謹當命北舟人奉迎麾駕無容進枉齊兵遠於江表仰冀

弼諧時政用極奮庸但江東之地數千餘里民附國險水陸衿帶若舊京從命楊徐承旨又恐西南之地二十餘州不即威懐容為齊國之患而糧裏之宜更遅動靜祗展之日冀在一二謹因馬嵩仁并遣真威將軍通直郎散騎常侍馬瑱口宣諮述孤子王僧辯頓首頓首

按陳書徐陵傳齊送貞陽侯蕭淵明為梁嗣遣陵隨還僧辯不納淵明往復致書皆陵詞今僧辯答旨恐非陵作後同

梁貞陽侯答王太尉書

姜常侍暠至復枉去月三十日告具公所懷良以慨息孤雖庸薄不及通賢猶曰生民寧無心識自皇家禍亂亟積寒暄九州萬國之人蟠木流沙之地莫不行號卧泣想望休平何况於孤預在宗室家荷報雪之恩身蒙鞠養之愛者先皇之慈也忝嘗不絶於私廟子弟得嗣於南藩者後主之恵也朱方之地建業之都誰家丘陵誰家宮廟豈有為人臣子荷此恩靈親執干戈自殉家國公之忠孝信感人神公之盟誓事同懸象雖復宗盟

不造骨肉為讎安可相期盡如蕭嗇耶古者天子六軍是為萬乘今日凶荒致闕斯禮偏裨將校尚握精兵州郡官曹各有交吏未有居稱扆座行曰乘輿遂無五尺之童高謝千人之長於公明允意復云何國家彫荒既乏屯衛皇齊與睦幸惠優矜何乃自起趑趄茍違鄰德克勘禍亂欲立功名咸自軍師豈在芻隸湛海珍等前朝舊將差匪齊人分給羸兵即是梁甲非云背信豈曰渝盟朝野羣雄何所携貳且公天資命世再造皇家梁

代之桓文蕭宗之伊管誰其遠近不稟英謨(一作謀)如有姦回正速齊斧尚何憂於共工何畏於有苗哉所覽來書既為疑難上黨王恭承朝旨不敢相同方篤鄰和不容全異如須減損更遲行人張廷尉種等所具此無多及蕭淵明頓首

與王僧辯書

太清六年六月五日孤子徐君(君疑是古人自稱如王績書中亦作王君又一本作名當考)頓首昔者雲師火帝非無戰陣(一作代)之風堯誓

湯征咸用干戈之道至於摇山蕩海驅雷乘雷殲厥兇渠無虧皇極若負鍾夷羿周厄犬戎漢委珠囊秦亡寳鏡然則皆聞之矣未有膺龍圖以建國御鳳邸以承家二后欽明三靈交泰而天崩地坼妖寇横行者也自古銅頭鐵額興暴皇年檮杌窮奇流災中國王彌石勒吞噬關河緑林青犢之羣黒山白馬之衆校彼兵荒無聞前史八王故事曾未混淆九州春秋非去禍亂我皇受命中興光宅天下泰寧瑣瑣安敢執鞭建武栖栖何其

扶轂抑又聞之陶唐既作天歸爲啄之臣豐畢將興特挺鷹揚之佐明公量包金鉉神表玉璜儷衮欽才平階佇德固以留連管樂惆悵風雲濡足維時投竿斯在去歲兊徒不騁言次巴丘鼓聲聞一柱之臺烽火照三休之殿公則懸麾羽扇猶對投壺戎羯咸奔鯨鯢俱翦樓船萬軸還繫昆明胡馬千羣皆輸長樂於是乎夏首西浮雲行電邁彭波東滙谷靜山空扼鵲尾而據王畿登牛頭而掃天闕漸臺僞帥仍傳首於帝京郿塢元兇咸

刳腸於軍市青羌赤狄同畀豺狼胡服夷言咸爲京觀
公園陵盡拜忠貫長沙神主咸安勲踰高密重以秦宫
既穫魯殿猶存闕緑草於應門開青槐於武庫長安五
陵之族鄠杜六遷之民襁負而歸都廛斯滿鬻脂藏脯
遊騎繫鍾故市新城飛甍華屋東莞舊宅人識桑榆南
頓荒田家分禾黍豈止鄉名榖熟邑號禾興而已哉若
夫卦起龍文書因鳥跡劬勞王室大拯生民自開闢以
來未之有也雖十六才子明允篤誠八百諸侯專心同

德中宗佐命俱畫丹青光武功臣皆懸星象棧道木閣田單之奉覇齊綰璽將兵周勃之扶强漢壤蟲之比黄鵠轍鮒之仰河宗未足云也孤子階（一作實）緣多幸叨遭皇華鄉國屯危公私燋迫邳彤（彤彤興音漢書作彤）之切長亂心曾徐庶之祈終無開允既而屏居空館多歷歲時疊犯幽祇躬當勦滅何圖釁咎災極蒼旻號慕煩寃肝腸（一作腹）屠殞酷痛奈何無狀奈何惟桑與梓翻若天涯杖柏栽松悠然長絶明明日月號叫無聞茫茫宇宙容身何

所窮劇奈何自忝膺嘉聘仍屬亂離上下年尊偏嬰此酷昔人迎門請盜恒懷廢寢之憂當輓輿親猶有危途之懼況乎逆冦崩騰京師播越興居動止長隔山河朝夕饘飽誰經心眼程糜不繼原粟何資瞻望風雲朝夕嗚咽固乃遊魂已謝非復全生餘息空留非為全死同氷魚之不絶似蟄蟲之猶蘇良可哀也良可哀也自東都紹漢南亳興殷修好徵兵彌留星琯韓宣范武方駕連鑣蘇秦張儀朱輪華轂而孤子三危是擯四罪同科

聽别馬而長號杖歸旍而永慟王稽反命既無託乘之恩椒舉相逢誰為班荆之位昔人違齊處魯時降徵求亡晉奔秦猶蒙招請問管寧於遼左追王朗於浙東並物譽時賢卿門公族懸須應務深挾情祈斯豈庸賤之儔耶非餘生之敢望也但預在輶軒誠為過誤珪璋特達通聘河陽貂珥雍容尋盟漳水差有黄門啟封非無青紙詔書郡將州司郊迎負弩鄉亭里候飾館陳兵豈是復介而奔齊寧當竊妻而逃晉巳焉哉羌差一作難得

而言也漢之谷吉捐軀者幾人楚之申胥埋魂者何極孤子何所歎焉但頻伏苫廬徒延光晷夫以啁噍燕雀躑躅鳴號含識懷靈未有其痛且夫曽一作魯耕雨雪猶尚悲歌蘇使幽囚無馳疑哽噎公履忠弘孝冠冕縉紳化感煙雲暈標海岳行糜仲月王政無蹇疑分穀高年仁風斯遠固以衣纓仰訓黎庶投懷今日憔惶彌布洪澤雖復孤骸不返方為漠一作漢北之塵營魄知歸終結江南之草孤子徐君頓首

梁貞陽侯重與王太尉書

淵明頓首頓首席威卿等還枉此月十四日告披覽未周（一作終）良深慨息昔長平建（一作失）策猶聞蝕昴之徵（一作奇）跡勒效（一作徵）忠時（一作實）致飛泉之感豈在余涼德書不盡言遂使吾賢猶迷所執（一作猶迷前報）斯故銜哀掩淚仍復披陳者也孤以庸薄寧有霸圖侯服于周常懼盈滿豈望身居黃屋手御青綸揖讓而對（一作叶）三靈端委而朝百辟詢諸圍牧莫不皆知援誓神明固自無爽但大

齊仁信之道闕於至誠睦鄰之懷由於孝德遂蒙殊獎歸(一作還)嗣本朝拜首陳辭敦誘彌廣(一作厲)既而仇讎未殄方(一作乃)憑大國之威宗祏(一作社)阽危尤(一作終)仰覩仁之德僶俛愚寄號覗惟(一作戴)深而勑諭分明信誓殊重乃云邦家有乂社稷無虞凡廣陵歷陽皆許見還白水黃河屢奉然諾至於夏藩(一作番)衝要控遏上流且命強兵為我此(一作臨)據若(一作如)其自有精甲能捍醜徒並用還梁皆如前旨以孤頻(一作昔)經忝竊屢守淮肥門生故

吏遍於江右凡諸部曲並使招擕投赴戎行前後雲集霜戈雪戟無非武庫之兵龍甲犀渠皆是雲臺之仗（雲一作靈）文物以紀之聲名以發之斯實不世之隆恩寧（一作豈）曰循常之恒禮明公固天所授弘濟本朝曲阜同功營丘等烈（一作並）若夫伊尹庖廚賤宰霍光階闥小臣諸葛亮無應變之才管夷吾非王者之相論其世業較彼勤勳（一作勞）書契已來罕有明德且程嬰之義自古為難荀息之忠良以喜慰（一作甚可嘉慰）但先（一作前）朝秉玉鏡之符御

金輪之寶菩薩之化行於十方仁壽之功(一作風)沾於萬國兇人侯景遂殄邦家何況於今亦有吳會江東如掌差匪虛言淮陽(一作南)在面方此非局不稼不穡多歷歲時大東小東全無機杼關中醜虜寧非冒頓之鋒齊國强兵便(一作乃)是軒轅之陣西(一作東)南當扼喉之勢東(一作西)北承撫背之機首尾交(一作齊)侵華夷俱騁(一作逞)而冲人數歲復(一作天)子方賒德未感於黎蒸(一作人神)威不加于將帥斯等(一作曹)怏怏非少主(一有之字)臣安有祿祿因人成

事公之才具雖復明允一作光明勢何如於天監時何若一作如於大同棄與國之隆恩當滔天之猛冠匡救之德翻未有從忠許之謀誰其一作云相曉卧薪待火方此弗危繫草從風儔之非切一作匹若能思其上策審此英圖一作謀見引軨獵之車還向長安之邸一則二則惟在大賢外相內相終當相屈正當攜諸舊隸率一作從我賔遊朝服簪一作簪夕纓直拜園寢梁人望國俱登赤馬之舟一作山齊師臨江仍轉蒼鷹之旆分袖南浦揚鞭北風民不疲

勞軍無怨讟如其執事尚秉前言將恐戎麾便濟江表何則西浮夏首口一作已據咽喉東進彭匯滄一作波次指一作披其心腹廣陵京口烽煙相望魯析聞邾方之茲一作尚遠胡桑對蓟比匹一作此為遥水陸爭俱一作前龍虎交至則揚都蕩薄一作定功自齊師江左臣民非關梁國祚一作豈不追退一作慙後主崇寄之恩還負齊朝親鄰之意東門黄犬固以長悲南陽河南一作白衣何可復得立茲幼弱非曰大勲天助一作滅我宗祊祧一作何所逃疊責一作今復遣前

吉州刺史馬嵩仁至彼十字一作使指更具往懷想不遠而復無貽祗悔一作禍也若英謨有在方興祀一作嗣夏之功明監如違便等過殷之歎存亡社稷一在於公一作斯臨紙崩號不復多及蕭淵明頓首頓首

此篇六百八十二卷重出今削去注異同為一作

王太尉僧辯荅貞陽侯書

僧辯頓首頓首白㡢威卿至奉今月五日誨披函伸紙號恥交哀天未悔禍地維重絕九縣沸騰四海悲憤嗣

主欽明濬哲齊聖廣淵體自宸極受命文祖主梁祀者非此而誰且年倍漢昭弗明上官之詐德踰姬誦彌昭周旦之誠今海內衣冠中朝卿士或南陽舊隸官成天監之初代邸故臣榮光承聖之始莫不人竭其力爭求効命輸心嗣主以報先帝之恩今荊陜淪覆正是江北數縣即東南藩翰萬里而遥主甲治兵艫舳相接長波天限方漢城池修德綏民中興可待孤子本以庸懦加復窮喘且平生素蓄志不在位世蒙朝寵身實許國武

皇擢之千里先主申其三顧因此踰濫遂居端右屬天步艱難寄深憂積方欲詢于髦傑採之輿皁同康時務共贊皇猷一彼車書刷兹讐恥然後守其侯服歸老赤松至如今日使須白事披奉來誨承彼送還令琁枝令戚播越秦虜明公儻能入朝同獎王室伊呂之任僉曰仰歸寧不副兹仄席濟扶匡救若斯言不渝更聽後旨便遣鷁舟弘舸奉迎麾旆但閱來朝意在主盟今江東所奉彼屬披圖未蒙朝意一作音鄭拒子忽左史是之漢

背劉襄班書稱允況屬疎於踖彌不敢聞命謀期通識

賜亮此誠孤子王僧辯頓首頓首

梁貞陽侯與陳司空書

淵明頓首頓首軒轅既作遇蚩尤之兵顓頊為君阻共

工之亂雖復搖山蕩谷驅電乘雷殲厥兇渠曾靡遺孼

未有時當至治世在欽明元惡滔天遂陷邦家者也我

大梁開金繩之寳牒紐玉鏡之珍符功烈與造化相侔

德施與風雲俱遠戴日戴斗何向不賓太平之基無思

無屆逆賊侯景殲亂本朝釁重聰彌凶逾羿浞後主天經地緯義冠人靈驅馭熊羆遂翦勍盜少康祀夏何可對揚太戊興殷彌無等級不圖天未悔禍喪亂荐臻羌賊憑陵侵蕩荆漢乘輿凌辱既陷兇徒黎獻崩騰莫不淪沒故以哀窮兆庶痛極蒼旻者也夫諸侯釋位寧非亂禍之朝宗子維城本濟殷憂之日武皇遺冑皆陷虜庭乞命偷生何能支久孤宗室之長爰自布衣辛癸之朝容身靡託追惟先業大庇生民既雪伯升之怨仍紹

桓王之霸孤二三昆季情禮獲申等預蕃枝偏承皇德近歲彭都之役得備戎昭一作行鞍甲之勞庶訓天寵況復邦家不造至此横流凶狡猶存何所逃責固以提戈負劒臥泣行號言念荆巫志雪讎恥大齊德並天地明符日月隆禮詔俗張樂被民義感華夷仁侔造化玉羊銀甕嘉瑞必彰澤馬山車禎符揔集若夫中原猛士本自無窮沙塞精兵斯何有一作有何量是以家國之富文景所未儔兵馬之强秦漢所未敵但親鄰之道既篤夙私

明發之懷彌敦先好以為興亡繼絕聖典通規爰命無庸嗣守社稷一作宗社既方憑大國庶討仇讎恩喻難違諸懷慙哽公體茲懋德毗奉中興歸自番禺志在討亂至於雲行電邁谷靜山空扼鵲尾而定王畿登牛頭而掃天闕漸臺僞帥將傳首於帝京郿塢元兇皆橫屍於軍市高庸茂烈振古希儔承此欣然深所嘉歎今者殷憂未已禍難相尋宗社無依與主宜立夙承所眷尚在冲年王室猶難何以康濟董侯幼弱終覆漢朝馬業童蒙

仍傾晉室所謂前事之不忘後事之龜兆也孤過荷恩靈預奉帷幄黃河白日亟降誠言分災卹患事非虛旨但當小國之禮無失敬恭闔境人民俱勞寤寐方窮人爵之重以報非常之功惠覽令書希能留意也上黨王文高劉德武冠曹彰爰降宗英遠于將送裴侍中英起贊奉師德俱事戎間月壘連營雲旗蔽野同集江淮翼我歸旆湛海殄等並前朝舊將夙著勲庸江左氛妖投身齊國今者皆蒙恩奬並在戎行歸附明公共翦讎難

去月將晦便届壽春已具舟艫將臨巢浦若公為內主方同國子之勲余以定家得免臧孫之歎豈不功名富貴共保無疆前望鄉闗唯增號哭蕭淵明頓首頓首

代陳司空荅書

某頓首頓首使人孔文端至奉此月四日誨兼翰累牘俯加循覽以悲以慰先皇聖德在躬體道康哲允恭克讓就日望雲玄雀銜書皇天眷命光宅區宇司牧黎元澤與風行恩隨雨散朔南暨教要荒貢篚而運鍾百六

時屬陵[一作乇]夷賊臣侯景內罠中國掘剪公室鞭撻寓縣三光掩曜四海分崩嗣后大孝發衷[一作哀]志清國釁載齊車以誓衆壘衰裳而鞠旅遥授兵略沿流電邁不崇朝而戮封豕纔信宿而翦奔鯨雖天未絶梁伊帝之力方欲克復梁雍呑滅崤函即都渚宫將議進取而穹旻不惠頻降愍凶秦氏虎狼肆其虐暴主上幽辱鑾輿播遷悲結萬姓痛深九服社稷須主天下難曠晉安殿下地惟密戚親實愛子弱表狥齊幼而岐嶷羣公卿士

岳牧藩鎮莫不頓首屈膝請嗣宗祧王太尉秉德居宗實為元輔僕以不敏預忝末將今朝野寧晏方鎮協和戮力華夷同奬王室庶竭股肱蕩刷讐釁殿下夙標令譽早播明德親則章興漢朱虛侯章東牟侯興居一作典非地惟蔣邢昔因多故託身大國今蒙發勑已次壽春載披來旨實深傾注但帝子承制非為乏主冡宰匡翊寧俟長君雖則末學頗聞前載成王踐阼曾未壯年昭帝君臨實惟童孺若以家國多故思濟艱難仰惟尊戚莫不屬望分陝

之寄側聽高旨如使不繼親地便議崇極上相居中自當奉報昔仲子舍孫檀弓有作趙求外主穆嬴以啼前事不忘可為故實蕃維末鎮敢用多陳遠降誨函唯深哽佩陳某頓首頓首

梁貞陽侯重與裴之横書

張佛奴昨還得去月二十九日書覽以增慨昔桓公始反管仲親射其車重耳初還呂郤終焚其室頃家國多恙頻遘閔凶前事不忘便為龜兆所以皇齊大德禮秩

兼常威武紛紜洪恩汪濊況復旌旗照日鼓吹從風文物俱華羽衛相欝書契已來斯未有也卿天監之始門官有成承聖之初身名俱泰正應勤王効命訓二后之恩憂國如家報三靈之寵何有方規異志苟樹童蒙阻地險於長川忘天討之應及孤昔忝蕃維非無遊士平原之館乃乏如錐田文之家差有彈鋏雖復李廣麾下莫不封侯衛青故人多懐彼此豈可文辭簡畧禮等平交披封伸紙益多歎異相鼠無儀表詩人之作茅鴟刺

傲彰魯史之文宿昔相期不應如此衆軍即便頓江闕相見在近不復多及蕭淵明頓首再拜

裴之横荅書

之横白足下定國等至枉雅誨具高氏致送之旨即彼行人遠到京城大尉應有成命但江山厫阻未奉朝廷報辭第下國之麟趾先朝所寄籍彼鄰好義深主祀自宜單車入境端委還朝而未旆啟行戎旌望國江東士子未逹高懷僕早預簪裾夙叨眷與弦矢既睽江淮成

阻青黎裁封雖斷西鳥之辭白雪在天豈無北風之歎但變故紛紛忠貞宜顯寒松負雪誠愧節者之徒勁草疾風寧忘烈士之槩齊師若反旆淮路退舍淝水彼之敬送止縉紳之徒此之奉迎則軒蓋而已伏聽朝旨遲申展敬之橫白

與徐陵薦方圓書　周弘讓

吾荷朝恩得安丘壑身名兩泰夫復奚言但願沐浴堯風遨遊舜日安服飽食以送餘齒然性靈未能灰弭其

間復須友生言晤後來英俊並出方為時生林谷之中鮮逢退逸唯趙郡方圓栖遲天目年過強仕不慕時榮文史足用學藝優敏中歳暫遊宛洛蒙弟識異其人方儲之冐衣冠未絶雅奉閑逸得性丘林與吾朋遊積有年歳今復同在巖壑畢志風雲琴按清商詩題空谷比幽貞道缺考槃絶詠賁五履二兩爻無間方今公旦作輔億兆攸賴激貪懲競黨自圓起弟以捜揚佐世水鏡求賢脱能登此仄陋論一作綸言是屬翹弓遠賁則山谷

咸勸足令廉風復振懦夫能立豈不弘哉圓若蒙此旌招未必不鑿坯而逹於廊廟之用脫不能賁然來思而於退讓之道於斯為貴恐弟未究東川人士聊復起予今言吾家上宰之貴無以微裨萬一此舉脫復入聽少得不負夙心周弘讓白

答周處士書　徐陵

辱去年三月二十七日告仰披華翰甚慰翹結承歸來天目得肆閑居差一作羌有弄玉之俱仙非無孟光之同

隱優游俯仰極素女之經文升降盈虛盡軒皇之圖藝雖復考槃在阿不為獨宿詎勞金液唯飲玉泉比夫煑石紛紜終年不爛燒丹辛苦至老方成及其得道冥真何勞逺之相懸也又承有方生亦在天目理當仰稟明師揔斯秘要豈如張陵弟子自墜髙巖孫泰門人競投滄海何其樂乎聖朝虛心版築尚想丘園若彼能赴嘉招便當謹申髙命但其人往歳亦望至京師觀此風神確乎難拔故以忘懷爵祿詎持犧牲之談髙視公卿獨

騁蜡蟶蝣一作蜉之訓所恐有道三辟公車十徵若斯者終當不屈此既然矣請復詳言昔楚國兩龔同時紆組漢陰二老相携抱甕兄之幽貞若其鑿坯負石方同形影結綬彈冠無容越楚况乎糞土夔龍羶腥名器已行所不欲非應及人忽承來音良以多感何則潁陽巢父不曾令薦許由商洛園公未聞求徵綺季斯所未喻高懐而躊躇於矛楯也唯遲山阿近信更惠芳音如或誠言謹便一作使聞奏第夙勞比劇不復多呈徐君一作名白

答諸求官人書

自古有(一無此字)吏部尚書者品藻人倫簡其才能尋其門胄逐其少多(一作大小)量其官爵但古來數千年非無明時也非無明主也自有才用雖美階級不通門户雖高官資殊屈若斯人者其例甚多請問諸君此是何義夫一千錢一斛米之多少猶關相禄況復皇朝官爵理係玄天内典謂之為業外書稱之為命五行有驛馬之言六甲有官鬼之説必令驛馬時發官鬼剋身所望偕榮便

當果遂如其不爾決是難諧豈可改尚書作官鬼驅老僕為驛馬耶若見問尚書何不分判用與不用許與不許僕答云君非屈滞豈可相期決言應果若今驛馬差爽便是乖信此闕君命僕何以相答耶若朝散之流行止之屬門戸相似人才不殊選家斟酌無能為爾若陟大位清官悉由元命夫人君賔用並是前緣故宋文帝云人一有世字豈無運命每有好官缺輙憶羊玄保梁武帝云世間人言有目色我特不目色范悌自此而論豈非

前業且世諺云圖官在亂世覓富在荒年梁孝元帝承侯景之凶荒王太尉接荆州之禍敗爾時喪亂無復典章故使官方窮此紛雜自紹泰太平及永定中（一作永定之時）聖朝草創爾時州州自帝郡郡稱王天下干戈（一作干戈未息）尚無條序兼以府庫空虛賞賜懸乏白銀之寶難得黃紙（一作禮）之板易營假以官榮（一作權以官階）代於錢絹義在（一作存）撫綏無計多少又有非舊非勳非地非才託節將而求官因時人以買位賣官既賤皆為清顯故（一作致令）員外

常侍路上比肩諮議參軍市中無數四軍五校車載斗量豈是朝章應其如此今衣冠禮樂日富年華主上體成王之風太傅弘周公之德西戎北狄畏我王威時既清矣時既平矣何可猶作亂世意而覔非分之官耶一作何可猶作舊意非理望也凡人所以稱屈滞者身已不無寸能官又不及父祖既是明時可以於邑所見諸君多踰本分猶言太屈未喻高懷若問梁朝朱領軍等一作异並一作亦為卿相此不踰其本分耶此天子所用一作此是天子所拔非闗選

序舊章秦有車府令趙高直為一作直至丞相漢有高廟令田千秋亦為丞相此復可為例耶僕七十之歲朝思夕計並願與諸賢為真善知識曾無嫌隙差可周旋非欲令君作此怨訴但既忝衡流應須粉墨庶其允當無負朝寄耳去年疾患亦一作彌餘氣息不能相荅通作此書所望諸賢深明鄙意徐君白

一作皆陳書本傳

文苑英華卷六百七十七

文苑英華卷六百七十八　宋　李昉等　編

贈答中

荅族人梁東海太守長孺書一首

重與蕭十書一首

重荅李清河書一首

贈韋司業書一首

荅蕭十書一首

荅族人梁東海太守長孺書其人因梁末入北齊

徐陵

恩報近歲奉使來歸辱彼河清年中告行并惠以明鏡函雝寒暑雖復時陳梁鶴日照孫一作孤鸞言慰相思反增雝眷劉傳三常侍還又承書札銀鈎甚麗王疏依然開封伸紙破愁為笑素秋方届溽暑稍闌體中何如善保元吉䝉臺之璧少海之珠何必鄉里所在為貴卿託身大國既巳積年彼朝英彦理相欽挹方當交辟三命

清官兩宮何乃濶然遲有問也吾七十之歲崦嵫已迫
朽老之疾隨年而甚徒懷北邙之切未遂東都之期牽
役承閒但有衰頻賢從君政佐佑興基中舍一作書諶殿
中並休宜自別有書問來告訪吾文章吾自歸來鄉國
亟從炎涼牽課疲朽不無辭製而應物隨時未曾編錄
既承今告輒復搜檢行人相繼別簡知音但既乏新聲
全同古樂正恐多慙於協律致睡於文侯耳燕南趙北
地角天涯言接未由但以潛欷善敬德中郎並比境之

良選皇華之上求若可輶軒别當委白君問

重與蕭十書　　李憕

再覽來封皆如一面秋熱未解所履如何某拙疾但昧於理耳崔子日月漸遠弟故人情多一慟深衷豈易論也委曲具悉待彼官到若有商量與申後意彼有人作主人否承郎欲還豈不能一至此也外郡感别情不易言道路無留滯朝廷待士論屈日深佇聞鳴躍勿至斷絶弟多才博識言成楷模某棄廢之人何能為也言談

次可吹噓之合不負公私亦親故之情耳千萬千萬不具李憕諮

重荅李清河書　　蕭穎士

名白臨清傳馬子遠至昌樂奉問及亦既披緘慰慘交集幸甚幸甚亡友存日側聞緒言以其先門在殯舊塋未祔將事啓卜指用早秋見託不才俾述銘誌手草行狀遺本猶存豈期遠日未臨長夜俄遘埋追遠之純心受終天之永酷幽冥憤歎豈其可言南陽王公聞而傷

之近賚錢二萬以濟所欲兄又不以人廢言克申後意則不腆之作刊就有期既往之魂瞑目無悔存歿所荷非二公而誰然後知燕王無以矜其吊（疑作市）骨魏妾不獨申其結草矣辭奉日遠傒積難任惟珍重因還騎不宣名再拜

贈韋司業書

月日穎川男子蕭名敢復書於京兆韋夫子足下嗟乎事有勇於昔聞而怯於今見求之累月而棄之一言此

其勇於昔聞而怯於今見者固見之不厭其成也求之累月而棄之一言者固言之未通其情也難進為志士之節知音實盛名之選可不謂難哉必也道不磷於進趣之幾交可判於言談之分雅心特達中義不回者能之由是而其來也必審於幾其去也必揆於分鳥能擇木木不能擇鳥離合是非之迹在主不在客則僕之所以怯乃足下之所以難也嗚呼將見不見聞不聞惟難僕所以盤桓顧望且累月焉惜知音之至希一絶不再

也泳然不謁幸不怪乎僕家業山東非舉選時不至三輔而倏來忽往亦已再三一昨過謝官乃不知門下省與朝堂所在足下試以此等事相對豈輕於進退者耶而願託深期積有年矣幼小日嘗竊窺足下所著兩京新記長來追思實為善作人疑所知啟晉亟接清言僕幸因之飽於餘論思心諫遲疑以日為年頃數歲前足下新除吏部郎中時曾於都省之間眛然一謁足下亦頗垂顧接而今得無忘耶豈或念此便謂僕為輕於造

詣者也僕往時之舉誠復輕率然自足下則有固求而不至者焉足下誠問僕於衡軸諸公必知未有一人言僕造其門矣以正月二十五日至自東京參後迨玆遂承足下屢垂訪引又賢弟曾一陪宴席貴壻徐子舊所交歡豈不足假延譽於門庭披舊積於心腑耶何曩之不能往也如此所謂勇於昔聞而怯於今見者矣仰惟足下旁求百氏獨步當朝抑揚鑒戒時難與擬自甫登清貫垂二十年更事既多閲人不少尚能紆廻雅慮辱

在小人慦慦懇懇至於數四何其異也方今運偶休命賢才至衆龍門之下躍鱗所萃豈復吹噓眄睞之地尚微一蕭茂挺乎雖足下恵顧轉深而僕愈自疑也未知足下設何禮以接之竊觀今之文人雅操大缺内不能自强於已外有以求譽於時邀𦘕闒茸人望口氣謂其高位必以援登芳聲要以用致而當路者既不能人人有許郭之見亦因依左右惑而客一作容之由斯而達十倍八九翕翕闐闐而忘返致令待士者不能備其禮懐

才者無以表其誠涽淆委翳良足歎也亦知足下爰自諸生早云峻拔策名從仕清標有素世所希也而時事共然頹風一扇詎知來者有貞純之士得無繫累於流俗乎僕褊介自持麤疎浸久平生峻節未嘗屈下恐足下尚以為風塵一士名位不侔行言致迋音容便阻則麇鹿雖微欲服之轅軛且必異於騏驥矣挺而走險何公之門不可曳長裾乎此所謂求之累月而棄之一言也足下名卿之孫相門自出妙年籍甚寵駕時賢俯仰

周旋故已在雲霄之上而僕汝潁之間一後生耳不知足下何從而見訪耶高命驟臨怪歎無寡竊為重之忽記往年奉詣時足下云孫大所言第一進士子則其人不肖誠愧孫公之過談足下誤聽然尚恐足下正由此見知茍曰其然則足下未知之也嗟夫漢有言曰公知其一未知其二此言雖大可以喻小若孫考功之於僕可謂知其一矣一作也深矣可不忘矣然其所未知者乃三四不啻豈一二而已哉慎子有言以離朱之明視秋

毫之末於百步之外視水一尺則不能見其淺深何則所賦者異也曩時與孫考功無里閈交遊之知親朋推薦之分勢懸望阻聲塵不接躡無情之路廻必斷之明懷恩下隔於至公而見遇盡闗於薄技則是僕詞策之知已非心期之知已故曰可謂知其一也丈夫生遇昇平時自為文儒士縱不能公卿坐取助人主視聽致俗邕熙遺名竹帛尚應優游道術以名教為已任著一家之言垂沮勸之益此其道也豈直以辭場策試一第聲

名為知己相期之分耶若由此見知僕不才者幸嘗遇賞於孫氏瑣瑣之文何足枉二賢深顧哉足下藴丘明之恥資董狐之良載筆延閣職司國史誠朝之得人竊為足下重之斯未易任也亦知足下懷獨見之明後來諸生固無借其一字然聞一無此字受金於吕氏之藏者不可謂之秦無人矣僕不意少有此癖心存目想行已十年時命不貸所懷莫就而朋從之間或謬見稱説亦何知足下不緣此見訪耶苟曰其然則僕心期之知己未

始或移於足下矣非曰能爾敢事當仁何者僕私心自料亦已熟矣今朝野之際文場至廣摛藻飛聲森然林植必也扣精微於賞鑒之府稽折中於序述之科如僕料得足下門而入者寡矣僕不敏竊嘗自以為升足下堂而未入於室也但足下未深知耳僕與足下無世業通家之舊屈伸之際僕輒預舒慘焉聲同氣感不知其所以然也夫司業古成均之貳學政是循國風伊始先哲王之所以導人敏德謀猷長世者曷嘗不就學校而

弇風化耶梁代劉嗣芳自尚書左丞除國子博士于時物議以為妙選近髙宗朝樂安孫公以宰臣之重再轉此官朝廷素望初不點缺斯尚學尊儒之道也今來擢用此塗稍革必當由憲臺而遷會府典綸誥而掌銓衡一履學官便為屏棄雖不足以斷賢才通塞之路而常情積習可不謂然乎頃在洛中聞足下初出南宫僕惕然不樂尋知足下載司東觀又翻然以喜王綏有言國寳雖不我知我自知國寳此之謂也夫人生相知亦有

運命在僕素誠乃命爾足下果惠而訪之豈人事也以
足下陵戾青冥漸漬恩渥雍容璧沼之觀耀映石渠之
府而屈伸小數僕尚預其慘舒況乎淪猒盛時悲涼壯
歲宿心有在得不為先達論乎臨書耿歎不知自已惟
足下實深諒之令請以一世浮沉之端一身能否之効
從始至末仰訴知音言而不應命之極也僕南遷士族
有梁支孫系祖司徒鄱陽忠烈王追蹤二南邁德荆郢
有子四十人俾侯錫社入卿出牧且忠且賢終始梁代

第三子侍中懿惠侯大同中以信武將軍都督北兖州
緣淮南軍遺愛在人詔學士謝蘭撰德政碑文長子山
陰侯儒術精博世有盛名隋代山陰第十一弟常侍君
才標清峻見崔子發齊紀陽玠著談藪亦稱俊爽而有
才辯隋開皇中徵為東宫學士謝病免少子零陵通守
以再從姪齊王諮議府君為後則小人曾王父本則惠
侯第十七弟太尉宜豐侯之後太子太保梁安公之孫
宜豐有忠孝大節見稱梁季迹光五史分載南北安公

以前代宿德再綰台傅於義寧武德之間同堂兄弟百有數十自梁涉唐多著名跡終古蓄盛莫之與比貞觀之後羣從凋零垂拱以來無復大位越敬王之圖匡復也王父實預其謀擯身江海不臣武氏舊業邠岐一朝瓦解内弟琅邪王仁簡標列傳贊備昭事迹家君子少丁家難辛苦百罹事繼親長異母弟育孤姪以孝友聞於姻族僕生於汝頴幼而苦貧孜孜强學業成冠歲射策甲科見稱朝右當此之時為奮筆飛鸞鳳摛論吐雲

煙明主可正議而干羣公可長揖而見何言日損一日年貶一年蹉跎半紀乃朱方一下吏耳興言念此不覺氣之交胷從來事業復何所用未可為不知已者論也僕平生屬文格不近俗凡所擬議必希古人魏晉以來未嘗留意又況區區咫尺之判曷足牽丈夫壯志哉而時議喧喧輙復見數亦嘗標奬恩於銓庭振塵一作聲虛於輦下而今拙句尚在人口已云再矣復何補於淪棄耶嗟乎以苗侍郎之至公待物以僕之直道干時取捨

之端理闗於一試由來賞待亦云乎不薄而壯年志氣

盡此一行時耶命耶若此之甚也又溺志著書放心前

史乍窺律令無殊桎梏使終身學此未知得時用兹措

足寧逃罪戾髮膚不毁豈若是也惟疾之憂寧逃罪乎

僕從來宦情素自落薄撫躬量力栖心有限假使因緣

會遇躬力康衢正應陪侍從近臣之列以箴規諷諭為

事進足以獻替明君退足以潤色鴻業決不能作擒奸

摘伏以吏能自達耳況乎累土之漸升天無階自經窘

蹙千端萬緒方欲議一官之資勤歷政之効信茲課最跂彼京畿不二十年未免斯戹舉足蹈坑穽揮手挂網羅摧折庭臣之威喧呶卒伍之役捨長用短雖智何為安得（一作見）鼓鐘可樂便將饗爰居以愁也近日見苗侍郎乃云以子文章非文章才所及異時大用不繫于此得會當再發方成一舉嗟夫以文體為言則爾而一身自卜且又不然（一作能）何者僕向時之試非不工也苗公之言非不知也以得便之試逢見知之言詞殫理極卒

孤始望自茲以外更安可料哉僕有識以來寡於嗜好經術之外畧不嬰心幼年方小學時受論語尚書雖未能究解精微而依說與今不異由是心開意適日誦千有餘言榎楚之威不曾及體有時疲頓即聊自止息不過臨池水視遊魚耳頃來志若轉不耐煩觀圍碁讀八分書亦憒悶除經史老莊之翫所未忘者有碧天秋霽風琴夜彈良朋合坐茶茗間進評古賢論釋典巳又酒性不多涓滴輒醉適情緩飲則樂在終席雖體氣薰薰

實加困憊而中心醒悟了無惑焉常時知故以此見寡三杯之餘則任意縱誕就閑窓或屏風間曲肱岸幘怡然自處或經過廣座稠人之中綺筵四匝珍羞盈品爽心翻然有時閣著若乃箏歌亂奏繼以舉白博弈樗蒱呼梟爭道優姬艷妓喧雜左右易貌變聲千態萬曲即嗒然氣盡無所覺知心識低徊魂動神撓但思臨長風一大叫耳雖復郤昭子之驚楚奏夏仲御之逃越巫何以加之一行郡邑志尚都沮事與好相背責與悶相成

察列不諳悉異之又以為務恃文詞傲弄當世同聲悉疾何地自容可歎息也直性褊中少所容忍於心不愜未曾勉强昔常話文章得失論姓氏臧否忤人雅意累悔無及友生邵軫深以為言四五年來絶無此過終朝杜口不復發端偶然見問則率意便答必不能矯情飾理雷同取合而今世風流見異者衆雖三五至交才名久著一叅名理俄然楚越而州縣之禮捨義重權小人跨躡便成簡倨卑身下氣已自不堪詞色之端更求附

會守初心則嬿猜頻起將任節則操履全乖丈夫行已三十年讀書數千卷尚不能揣摩押闔取權豪意旨況復終年怏怏折腰於掾吏之下哉古者右史記事左史記言記事者春秋經記言者尚書是也周德既衰史官失守孔聖斷唐虞以下删帝王之書因魯史記而作春秋託詞以示褒貶全身遠害之道博懲惡勸善之功大韓宣子見之曰周禮盡在魯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也有漢之興舊章頓革馬遷倡其始班固

揚其風紀傳平分表志區別其文復而雜其體漫而疎
事同舉措言殊卷帙首末不足以振綱維支條適足以
助繁亂於是聖明之筆削褒貶之文廢矣後進因循學
猶不及竟增泛博彌敦簡要其迷一作述固久非可一二
言也僕不揆顧嘗有志焉思欲依魯史編年著歷代通
典起於漢元十月終於義寧二年約而刪之勒成百卷
應正數者舉年以繫代分土宇者附月以表年於左氏
取其文穀梁師其簡公羊得其覈綜三傳之能事標一

字以舉凡扶孔左而中興黜遷固為放命昔荀仲豫袁彥伯二賢亦嘗筆削紀年裁成兩漢晉代則孫安國編次南北迄穆帝之終其道鸞一作鑾非鑿齒幾原叔庠繼踵于宋齊之間矣梁武烈太子以弱冠之年早事刪錄雜諸家之說著三十家春秋泰清之季金陵板蕩元帝嗣興乘輿不復東臺典籍悉上荆州及郢都淪喪焚燒畧盡史策遺逸散在人間同源異流十家俱起而究終始一氏則何劉二典存焉陳紀裁於野王齊志創於君樊

蔡學士集江陵故事撰後梁春秋隋季有後畧一家亦行於世秦趙凉諸國亦有得而稱元魏及周無聞焉爾自漢元卒於大業期運驟遷史籍填委編年之作亦往往而聞其間體裁非無優劣終未能摧漢臣僭偽之鋒接魯論之緒附庸班范曾何足云雄銋獨斷抑非諸君子之事也誠智小謀大綆短汲深加之數年可以集事嘗願得秘書省一官登蓬萊閱典籍冀三四年内絶筆之秋使孟浪之談一朝見信寧不知立身有百行立名

非一途豈必繫心翰墨為將來不朽之事也夫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立言者乃不朽之末耳然則古之終年著述者亦已知之心有所存正爾不能自已也豈求見重於千載耶校理是司於今絶望刊削之志事即都損矣聖朝官人宜求稱職使道皆適務時無棄能何須銓詮一作衡枉分如此僕以三月二十六日拜謝闕廷邇來凡四十餘日正以足下之故未便東行久不能斷夫人與不見於胷中由此致淹泊耳幸足下勿謂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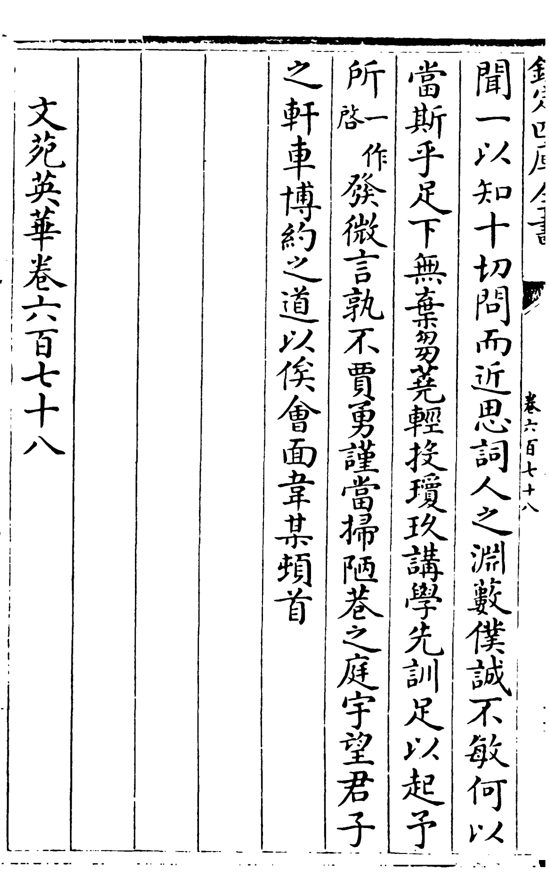
為後輩一生聞其小有所知但欲輕一召來試觀其談說也僕遇於足下豈徒伯喈王粲之嘉會子産延陵之脗合耶雖數百年外邈爾相望亦不為遼濶也況契心期於俛仰之頃得不重哉僕從來綴文畧不苦思惟專心舊史企望有成不復能以他人手筆冀流傳於人世所以援毫襞紙見推疾速自今月五日始作書首末千餘言經半旬乃就加之筆札斯亦勤矣誠如殊剪截之清詞長謬悠之曼說然茍非足下安能有此課之善士

之託於知已恨鬱悒而無所申非必求利也計足下之年應長僕二十許歲亦已懸矣而才名位望之隔則又可知所不聞於夙期者道耳足下本以道垂訪小人亦以道自謀故此書之禮過於慢易成足下之高耳茍道之不著而名位是務足下之趨風者多豈惟一蕭茂挺小人之受侮亦衆豈獨一韋夫子乎足下必不以為狂而亮其志越絆拘之常禮頓風流之雅躅秉躡履之遇展傾蓋之歡則重賜一書猥荅誠貺既奔足下不暇豈

敢差池若文不足徵道未相借請見還此本謹俟焼焚無為輕置蓋瓿使識者一窺齊楚交失非古之君子退人有禮之道也雜詩五首謹以奉投聊用代情不近文律耳名再拜

答蕭十書　　韋述

述白忽枉書問詞高理博尋翫反覆罔知厭倦述聞登太山者覩蔡薄而迷其方面涉瀛洲者挹波濤而懵其淺深蓋廣大則�л然難為究足下貫穿羣言靡不該覽



聞一以知十切問而近思詞人之淵藪僕誠不敏何以當斯乎足下無棄芻蕘輕投瓊玖講學先訓足以起予所一作啓發微言孰不賈勇謹當掃陋巷之庭宇望君子之軒車博約之道以俟會面韋某頓首

文苑英華卷六百七十八